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大金弔伐錄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錄貢生臣馬心羅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五

大金弔伐錄

雜史類

提要

臣等謹案大金弔伐錄四卷不著撰人名氏其書紀金太祖太宗用兵克宋之事故以弔伐命名蓋薈萃故府之案籍編次成帙者也金宋自海上之盟已通聘問以天輔六年以前舊牘不存故僅於卷首一條畧存起事梗

概自天輔七年交割燕雲及天會三年四月
再舉伐宋五年廢宋立楚所有國書誓詔冊
表文狀指揮牒檄之類皆排比年月具錄原
文迄康王南渡而止首尾最為該貫後復附
以降封昏德公重昏侯海濱王詔書及所上
各表而終於劉豫建國之始末所錄與宋徐
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詳畧互見特此書乃金
人所輯不識夢莘何以得之考張端義貴耳

集曰道君北狩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金
主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集成一帙刊
在擁場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
曾見一本云云此書殆亦是類輟然夢莘意
存忌諱未免多所刊削獨此書全據舊文不
加增損可以互校缺訛補正史之所不逮亦
考古者所當參證也永樂大典所載未分篇
目不知原本凡幾卷今詳加釐訂析為四卷

著於錄焉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總校

官

臣

陸

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

大金弔伐錄卷一

與宋主書

天輔七年正月己卯其已前者軍上不留

天輔元年十二月宋主遣登州防禦使馬政來曰日出

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勅敵若克遼之後五代

時所取燕雲兩京地土願畀下邑

按金史太祖本紀載此書內所取燕雲兩

京地土八字作陷入契丹漢地六字餘並同

二年正月乙巳宋使馬政回遣

索多報聘與宋約夾攻燕西上京隨得者取其地若出

國所取即不在分割三年夏四月丙子朔使南宋索多

回

按金史太祖本紀事繫六月

同宋使趙良嗣及其子宏來索多受

宋國團練使官上命杖而削之南使回遣貝勒錫林赫

嚕等同往四年二月己亥使南宋錫林赫嚕等同回宋

使趙良嗣王暉復以祈請燕西二京地界書來六月庚

午朔遣宋使趙良嗣等回以所獲上京

今臨潢府是也

同知蘇

守吉

按三朝北盟會編作蘇壽吉

與宋且約夾攻取燕西二京地如

約議十二月丁卯朔宋使馬政復來請燕地命如前約

六年夏四月壬辰遣圖克坦烏濟高信格使于宋七年
正月己卯與宋書略曰往歲越海計議興兵夾攻每有
克獲所得者取後違此約獨乘遼勢已衰始行侵討而
乃反被追襲聞軍帥劉延慶等已坐責罰又燕京僭號
普賢女按普賢女即遼燕王耶律淳妻蕭氏上表再三乞請稱有南兵入
城力戰破之殺戮殆盡歸命上國願為附庸猶存大信
以先許宋人之請若彼能如元約夾攻克捷則事在不
言既此間得而分付理應有報是以宣諭趙良嗣等合

取時貢銀絹共准一百萬貫良嗣等言奉旨并請西京
路地界若不從所請止得燕京即納二十萬匹兩設猶
未允更加綾二萬匹外不敢擅加今相度燕京諸州土
廣人衆今取與未決豈可輕易便行分付請抽退臨邊
士卒按以上俱係原起事由即所載正月已卯一書亦
僅存其畧自二月癸卯以後均就原書年月排次
始見
詳脩

答宋主書

天輔七年二
月十九日

二月癸卯遣貝勒尼楚赫道喇為宋使副以烏凌噶思

謀為議事荅宋主書曰來書云所言代稅物貨并事目
所載色數價值交割月日處所與畫定界至遣使賀正
旦生辰及置榷場事並如來示所諭備悉美意外今年
合交銀絹稱候到依契丹舊交月日交割特異元書理
合一就重念春農搬運不易曲從來意其銀絹請似前
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所有燕城候各立盟誓然
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著誓至日當
議復盟春律在中冀膺多福今差貝勒尼楚赫道喇為

國信使副及思謀充議事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

陳達不宣謹白

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書起處尚有使
軺荐屆榮訊迭承既增歲幣之優深悉

善隣之意俟成誓約永保
惟和二十八字此本疑闕

白劄子

與書
同封

昨者趙良嗣到上京軍前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舊
漢地州縣時止許燕京及再差馬政更議西京回書即
請就便計度收復尋為彼不能取致本朝自行撫定又
差趙良嗣等來議稱燕西兩京已曾計議緣為西京不

在許限只許燕京所轄六州來書云其西京別作一段
今來又令良嗣等計議西京欲一就收復雖貴朝不經
夾攻而念兩朝通和實同一家必務交歡篤于往日今
特許與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嬌等州并地土民
戶其已西並北一帶接連山後州縣地土人民不在許
與之限據所許民戶地土甚多自來攻伐撫慰將帥士
卒艱苦不少今來別無再索經畧請差人交割其諸事
理已宣諭趙良嗣去訖來書稱契丹出沒今差人押領

大軍徃彼幸踏地理交割發行月日已諭使人省會所有盟誓候交割了日議定

南宋回書

三月戊午命馬同權管勾燕京事將以其地付宋故也

丙寅宋使盧益趙良嗣馬擴

按金史作馬宏

以回書來三月日

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大聖皇帝闕下華緘荐至契好增勤爰馳預政之臣共著約神之誓惟兩朝弔民伐罪之舉振古所無而萬世講信修睦之誠自今伊始用堅

盟載永洽隣歡來書云燕城侯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
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著誓至日當議復盟銀
絹請似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並如來諭順履
融和茂迎福祉今差中大夫試工部尚書盧益龍圖閣
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充國信使閣門宣贊舍人馬
擴充國信副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
謹白

白劄子

同書
封米

所諭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媯等州并地土民戶
本朝撫定備荷美意已令盧益等持銀絹往軍前賞設
夏國素號狡獪唯務詐誕與昏主實甥舅唇齒之國日
近上表乞本朝勾退北邊兵馬文字內指言貴朝仍自
云與昏主累世姻親已詢訪得知處所及稱奉昏主之
命軍州及土地人民權令守護招集無使叛賊一向擄
掠故夏國起集援兵屯于境上并據邊臣累奏夏國見
勾集重兵廣備糧食借助昏主軍聲甚大用意非淺除

已指揮河東等路整備禦逐外深恐貴朝欲知其詳所
有真本文字今付去人西京管下州縣前書已言非務
廣土實欲備禦昏主為彼此之利今若將已西并北一
帶州縣土地付與夏國則不特昏主見在天德雲內地
分出沒若使夏國據黃河以東州縣必與昏主合力為
害不細夏國自去歲已輒占據金肅河清兩軍如欲與
此兩處請貴朝詳度外其寧邊天德雲內已西并北一
帶州縣土地合以黃河及漢地為界漢地外以北土地

如欲付與他國並從貴朝又持到誓書其間事理並依
貴朝誓草

又白劄子

兩朝交往禮儀除合依見行禮儀外傳聞已上尊號令
儀持稱尊號以表交歡他日本朝如上尊號貴朝亦合
相稱近累據河北河東帥司及沿邊州軍探報契丹昏
主見在天德雲內地分出没已逼近應朔等州繳到昏
主招諭軍民補授官職真本文字已令宣撫司移文貴

朝照會及已指揮河東路遣發兵馬救助應州一帶極力禦備外請貴朝早發大軍往彼掩襲因以照應交割發行月日貴朝所使傳聞四軍蕭幹已即位號神聖皇帝改年天嗣如所傳是寔所當置慮早議招捉使人尼楚赫等已待以厚禮用示誠意自此使聘往來禮數彼此並依契丹舊例亦如來諭但契丹往還舊禮有不繫事繁複者合行裁定庶彼此為便置榷場去處從貴朝所便交易並如契丹體例

南宋誓書

係依草
再立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宋皇帝致誓書于大金大聖皇帝闕下天之所助者順人之助者信履信思乎順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昨以大金大聖皇帝創興併有遼國遣使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民戶緣為遼國尚為大金所有以自來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

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直物色常年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交綠礬二千栲栳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入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賊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贓罰賊雖不獲踪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關報公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內地各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使人往還無得禁阻所

貴久通懽好底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殛
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專具披述不宣謹白

一下項物計錢九十八萬七千二百四十貫文內除綾
羅錦圈線不見分兩外計重二十五萬九千五百斤
准一萬七千三百秤

回南宋國書

夏四月壬辰復宋書癸巳以宋所
增銀絹令于燕地交付壬辰係初

九日

累交聘禮敦講世和復紆使傳之華克示載書之信指

以萬世昭然一言茲見講好息民之心而得親仁善鄰之美義欲存于堅久事更宜于宣陳據燕京疆界只依兩朝差去人員同行檢視交割為定所云交付西京邊界并夾攻契丹皇帝事已遣近上官員押領大軍勒于今月十一日于彼應會仍報宣撫司凡闕夾攻事件須令與差去官員計議從長施行其邊界亦依割定領受仍已諭使人却合有回謝禮數并報復文字送付差去軍下官員前次議取被掠并逃去人戶雖今宣撫司交

付却只推延不肯早行發遣至今一未結絕必若邊吏
徼功違約展轉如上不切稟從實關引惹紊亂有失將
來久結歡好若是再取如此人口亦仰所司疾速發遣
又以契丹皇帝在陰山和勒博在奚部山谷以此兩處
勾當軍事今取嶺北鴛鴦灤坐夏相度所謀雖同如或
不泯後患地理咫尺特關貴國自餘分遣別路兵馬須
是當朝供給只據收捕和勒博契丹皇帝兩路兵馬糧
食合銷米一十萬石宜早處分取月日於檀州歸化州

兩處分路搬送到佇候回報災歉在候保晉是期

按三朝北

盟會編載此書結尾尚多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一十七字此本疑闕

回賜誓書

唯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誅弔貴國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并有遼國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允廼者親領兵馬已至全燕一方城池不攻自下尚念始欲敦好特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

屬縣及所管民戶與之如約今承來書緣為遼國尚為大金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筭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直物色常年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交綠礬二千栲栳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贓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贓罰賊雖不獲蹤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

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
防守兩朝界內地各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來殊
方異域使人往來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歡好庶保萬世
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本
朝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信故與燕地兼同誓約苟或
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如變渝
在彼一准誓約不以所與為定

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
書起首尚有維天輔七

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誓書
于大宋皇帝闕下三十二字此本疑闕又按三朝北盟

會編無本朝志欲協和萬邦以下四十字而結尾尚有專具披述不宣謹白八字與此互異

南宋國書

已上並在燕京往復

四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大聖皇帝闕下使車復至聘問彌殷式馳約載之嚴共著齊盟之重誠參天地惠浹神人取亂侮亡遂底六師之績惇信明義共圖萬世之安仍睠雲中外虞昏主併沐親仁之好獲從恢復之心遠稔忱恂倍增感懌用傳于後永寘于懷兩朝著誓之後所務通懽繼好以保永世末節細故各不須較

邀功生事構造之人彼此所宜深察所云糧食燕雲兩處無可計辦今特于內地掇那米五萬石二萬石令河北路宣撫司于古北口外交割三萬石令河東路宣撫司于歸化州或應州以北道路通快處交割并于七月一日以前節次輦致前去計會貴國軍下官員搬取餘事悉如來諭順綏災律茂履純休今貝勒楊璞等面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與南宋書草

係天會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所草定申乞具此

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并奚王府路都統達賚南路都統
多昂摩節次申前後各管處所亡去張覺李石納蘇并
招過及自南京回去又張覺等邀截下郎君錫庫及援
送燕京遣發統軍司所管以上逐起職官百姓工匠及
諸軍下亡去驅使人口軍人妻室并刦掠偷遁過孳畜
財物自來累具文字移牒大宋河北河東路宣撫司河
東雲中府經畧安撫使等司燕山府代應朔武等州取

索皆推注不為分白憑驗伏乞朝廷詳酌勘會兩朝誓書盜賊逃亡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及約定所許州縣所管民戶其餘色人戶並不在許與之限今據逐處奏前件因依緣由稱見獲憑驗由自推注不為分付係違負自彼顯然若只以違約推延便望休止亦不誤矣所據隨處州縣因官寄客居契丹人戶并逃亡招過及上件邀回劫掠偷遁職官百姓工匠驅使婦女孳畜財物等如敦守誓約請依在邊帥臣所牒數

目交付仍指揮逐處禁止乞回示

報南宋獲契丹昏主書

係裏面抄
白降到

六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大寶之尊允
歸公授守不以道怒集人神故先皇帝舉問罪之師迨
眇躬盡繼述之畧尤賴仁鄰之睦生獲昏主之身人心
既以歡和天下得以治定爰馳使介庸示披陳逖惟聞
知諒同慶慰今差復州管内達貝勒李用和朝散大夫
守鴻臚卿知太常禮院騎都尉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

百戶賜紫金魚袋王永福充告慶國信使副有少禮物
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與宋閤人河北河東陝西等處宣撫使廣陽郡

王童貫書

天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
副元帥致書于大宋宣撫郡王閣下既憑傳信復沐使
音未孚結納之誠難避重煩之議領兵前去之由已載
別牒且兩朝之事若不互相容會須至戰爭夫如是則

豈唯留危轉甚更恐生靈枉罹塗炭是用遣人以俟雅
報蓋以宣撫郡王所為結約和會契義最舊况承來文
若謂更有可議務在通融商量伏念宣撫郡王有輔立
之功位望所推必謂議以謹言扶斯將墜與其交鋒爭
勝以傷生民寧若酌中兩便為計果能如此其于貴朝
非止社稷久享安全更獲兩下益固懽和然後郡王忠
孝克保始終長守富貴民賴其善為天下之幸甚豈不
美哉昔契丹請和之日朝廷限以遼為界不見聽從迺

及今日所望取為前鑒審觀事勢與差去官員評議定
一律正嚴疑佇膺多福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貝
勒色呼美專奉書披述不宣白

牒南宋宣撫司問罪

係元帥府天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書所謂領兵

前去之由
已載別牒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宣撫使司近差寧昌軍節度使蕭
慶貝勒色呼美專往理會所索戶口事所准回牒稱本
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又據差

馬擴辛興宗所說與上亦同往者大宋與遼為隣也因爭疆場歲輸金帛不獲厭足遜辭添納百餘年間勤于朝聘每事姑息不可殫言想其屈志實不獲已由此而言其苦于屈辱亦以深矣幸遇我先皇帝天縱英謨神資睿略方經營天下之初大宋遣使請雪前耻由朝廷以恩化為務親幸幽薊方下全燕即時割賜此朝廷所以大造于大宋使大宋不勞而立其功以伸祖宗之屈自此始也大宋皇帝感斯大義遂立嚴誓卜于子孫久

敦信約何期立渝盟誓手書稱詔構我邊京使為叛亂
賊殺宰輔邀回戶口聖上以含容為德取索戶口之外
一無理會尚自不知悔過反于沿邊多方作過暫無自
戢為此依准所降宣旨移牒回取的確有無歸還却稱
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豈期縱驕謾誇棄德負義如
此之甚也酌其所意謂我土地之廣但得戶口縱違誓
約畢竟何為有此橫暴顯然而覺其姦回容俟至今已
為枉矣若依前索以道理實慮空逗歲月今聊整問罪

之師且報納土之由仍依回誓收復元賜京鎮州縣今
月二十九日起發前進須議公文牒具如前今差昭文
館直學士王介儒貝勒色呼美等前去事須牒大宋河
北河東陝西等路宣撫使司到請照驗先行歸還朔武
等州陳其罪戾具一切聽命無違公文回示仍請貴司
自就相近親見商議融會結絕如或難以依應即請尅
期勘地以決勝負幸不疑惑住滯以至別議施行謹牒
元帥府左副元帥右監軍右都監下所部事跡

檄書

往者遼國運衰是生昏德自為戎首先啓釁端朝廷爰
舉義師奉天伐罪繫爾宋人浮海計議候併遼國願割
幽燕歲納金縑自依舊例先皇帝有容為德嘉其來意
置以不疑即時允應爾後全燕既下割之如約其為恩
信不謂不多于是要之以天地質之以神明乃立誓文
盜賊逃人無令停止亦不得間諜誘擾邊民俾傳之子
孫守而勿失洎宸輿北返宰輔東行不意宋人貪婪無

厭稔其姦惡忽忘前施之義潛包幸亂之謀遽瀆誓約
結構罪人使圖不軌據京為叛賊殺大臣邀田戶口啖
以官秩反令納土仍示手詔竊行撫諭遂使京畿之地
鞠為冠場纔天兵臨境魁首奔亡而又接引輒相保蔽
更易姓名授之官爵及至追索傳以偽首既殺無辜又
貸有罪不仁不耻於此可知朝廷方務含容不彰其惡
但誠邊臣戶口之外一無理辨此所以必欲久通歡好
之故也彼尚飾以偽辭終為隱諱仍招納逋逃反擾居

民更使盜賊出沒為過所有歲貢又多愆期背恩莫斯
之甚朝廷亦不咎之依前催索猶不聽從牒稱本朝幅
員萬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况事皆已往
請別計議據彼迷辭意涉誇謾至于本境發行文字輒
敢指斥朝廷言多侮謗雖累曾移文俟其改過終然不
悟固有悛心矧又夏臺實為藩輔忱誠既獻土民是賜
而彼宋人忽起無名之衆輒行侵擾之事因其告援遂
降朝旨移牒解和俾復疆土仍以狂辭不為依應反云

夏人納款曲有陳請大金方務恩撫初附之國且料不無曲意姑行順從既出一時私恩畫與夏人則大金順從夏人已為周至自今不煩干預自當以道理所在且朝廷方隆恩造下浹羣邦彼之兩國各蒙其賜所與之地裁之在我肯致私曲以為周至豈期詭詐昧于道理不為稟從如此之甚者哉斯則非止侵凌夏國實關不懼朝廷此朝廷所以罪也蓋聞古所重慎者兵也兵而無名非三代仁義之謂也其或仗順臨逆以直加曲斯

乃兵之王道焉反是則甚無謂也今奉宣命興師問罪
東自南京以來西接夏軍一帶諸路並進固不獲已况
趙佶越自藩邸包藏禍心陰假黃門之力賊其冢嗣盜
為元首因而熾其惡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賢
謂已有天命謂作虐為無傷當其伐遼之日官軍所至
有逆拒者或至傷殘皆非我所欲為是其自速禍敗也
或有舉城舉邑以部以伍効順歸款者前官如舊厚加
恩撫立其勞績不次錄用居民則省徭役輕刑罰各安

其業諒已知悉今亦如前宜相為鑒昔彼納平山是圖
我疆今伐汴宋是圖彼地茲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也
若趙佶深悔前非聽命不違則雖云無外且未深圖止
以黃河為界聊報納叛之由是知自黃河以來皆係我
民夫人之已有之物安肯自為殘毀再念其民居無道
之國煩徭重役從來久矣况遭閹豎要功喜事近歲而
下苦于飛輓流離道路曾不聊生今來若不預先曉告
竊慮其間別有牽迷枉陷討伐須議指揮右下宋國諸

路官僚僧道耆老軍人百姓等指揮到日就便遞相曉
示善為去就擇其曲直審其強弱度其逆順各以所部
京州縣鎮村野邑社部伍寺觀蘭若山場迎軍納款必
加恩賞所有各手下軍人百姓僧尼道士女冠等類一
切如舊更不遷徙仍具頭領見帶名銜狀申以憑依上
施行如或權不在手悻獨鰥寡以身歸誠厚為存恤所
據隨處關市之征山澤之禁前來須為急務內有于民
不便無名之歛仍仰所在官司開立狀申當議從便削

去仍委本處就便開具文解申報所在路分軍前照驗
據已上處分條件出自至誠必不昧其神理亦仰子細
省會兼已指揮南京路都統所依上施行去訖付逐處
准此天會三年十一月日

次事目劄子

係差貝勒吳
孝民等持去

肇我大聖皇帝起義兵弔伐亡遼燕薊一方最為強大
天兵一日忽至城下不血一刃舉土順命爰念有宋航
海遣使起初結好請復幽燕舊地即時割與惟少摘官

吏強族工匠併不滿萬數徙之東行良不得已廼常勝
軍相易之故著定誓書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容納苟有
違者社稷傾覆子孫不紹不踰月棄德背惠手詔逆賊
張覺陰相結搆殺我四執政大臣邀迫我官民以歸歲
交金幣罔不踰時及正旦使賀允中御前奏達傳語二
字深涉輕易其于本國窮奢極侈上下相蒙恣行無道
不忍多言殘虐海內人怨神怒此天奪之鑒假手于我
大金前月二十九日師次邯鄲纔有使人李鄴等將到

三省樞密院所奉聖旨文牒歸罪邊臣全非當理洎審求的意方云前主自省愆尤不敢扳負大變前月二十三日當已傳禪兩項歸過特有不同難為准信又奈使人恟偪辭酸懇言本國君臣深自責恨前日之非但言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兼所奉宣旨如趙主深自悔過再乞歡和仰就便酌中施行宜加恕道用存大義若果能誠心悔罪重乞歡盟可因縛首先謀取平山童貫詹度并逆賊張覺李石衛甫趙仁彥等來詣軍前

謝天下罪應自北界亂離南來及南京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續次發遣前來仍以黃河為界先請皇弟鄆王與太少宰科一員權且為質亦候交割了絕審觀情狀別無猜忌即便遣還外歲輸金幣并賞軍物然後計議施行如或不欲依從可預為備捍指日相見却冀端的面示

宋三省樞密院劄子

天會四年正月七日
汴京城下受得下項

三省樞密院據探報到大金人馬漸次前來侵犯近京城

欲行禦逐緣大金已差人使見到國門講和未委上件人馬前來有何因依者右差魏康劉鎬前去直至大金人馬見今盤泊去處取回文速申請康元年正月七日

回劉子

肇我大聖皇帝為契丹主容納叛人阿克占大王不行交送又多無道應天順人起兵弔伐是後不忍覆滅欲與通好終不聽從直至亡國方始投降尚猶釋罪特加王爵又燕京留守秦晉國王耶律淳遼陽渤海高永昌

奚蕭良等各賜本部地界仍以世爵例加執迷竟取滅
亡夏王李乾順塔坦默爾赫並助亡遼犯我行陣未鼓
而破為能改過各復舊居分裂契丹邊土以濟其地趙
宋前者航海遣使請復幽燕舊疆當此之時分白約示
同力收取爾來竟無接應行迹一旦天兵修至不血一
刃舉土向風蓋自契丹二百餘年遠近無敢回顧爰念
從初結好姑務歡和即時割與恩義非輕著定誓書若
納逃人社稷傾危子孫不紹曾未踰月棄德背惠手詔

逆賊張覺害我四執政大臣邀我百官更易姓名公然
任使歲交金幣並不如期及正旦使賀允中御前奏達
傳語二字特越舊例深涉輕易其于本國窮奢極侈上
下相蒙閹豎擅權作為奇巧尅取民間財玩至有家室
懸磬人曷聊生徃徃弊源萬莫言一我皇帝審是數端
亡盟失道上符天心爰赫斯怒大舉天兵數路並進理
當問罪面奉聖旨如趙主能悔已過再乞歡盟仰就便
酌中施行當司引領大軍取幽燕一路自入貴境必謂

遣使來賫御筆改責前非縱橫待命不至深入豈期直至邯鄲纔有人使李鄴等却只將到省院所奉聖旨文牒又言歸罪邊臣全非當理洎詰求的意方言前主自省愆尤不敢扳負大變已至傳禪兩項歸責全是不同難為准信緣差來人使不能騎馬事致淹留兼恐途次別有錯失廼摘留從軍先令貝勒吳孝民等持白劄子專去奏聞路次及城門首遮堵早不放入今及城下猶未遣還今上年少因亂登基詳度軍國社稷子孫禍福

未能裁決新任大臣例不賢明鮮能英斷且前朝作孽
既為人子未曾切諫至今遽捨崇高逃竄無地為子之
罪莫大于此今可追悔往咎卑辭改責手筆誓書乞申
舊好於義為然今執政臣屬不念前日清平姦賊同惡
相濟棄之于市快天下心止以放逐為大罰又使宸顏
憂辱不暇亦宜同力敷奏親詣軍前重求通好為臣之
罪復何可言當計在久遠依應當司所請事目不但拔
出生靈塗炭抑宗廟血食園陵安寢豈非幸甚苟或不

然反令海內百姓肝腦塗地鬼神之主後嗣零落蓋臣
主俱新虛負英氣不畫遠略謀取艱難乃前朝作鬪亂
之始今日成滅亡之禍其為大過更踰前日歷觀自古
不道君臣于此為甚兼貴朝兵將與亡遼士馬優劣可
見亡遼與本朝士馬勝負明知即日簽揀到舊遼契丹
奚漢渤海軍不少其本國大軍未足稱數且當司一路
除所經州郡并餘路軍兵亦約定於汴京會集安置外
見節次前來未斷頭尾雖不欲一一分白貴朝亦必詳

悉又自來邊方守脩兵衆不能捍禦侵及國門能免斯
難未曾或有貴國太平積有歲年止以奢華適意人民
柔脆不習騎射創初設教以不知兵之衆而拒我熟練
征伐強勇之士望求可濟徃昔無聞更恐淺近官民間
言當司應以堅城不下求請和好勿宜輕信緣是與大
聖皇帝結好修盟痛可哀憫宗社傾覆子孫謝絕今皇
帝正統天下高視諸邦其惟有宋不可無主然摧滅大
權已入握內又為元奉旨諭丁寧屢遣人使遂與安和

惟求轉禍成福勿有疑惑請准前去文字別遣大臣將
呈御筆早圖萬世之利若大禍已成須至自取滅亡今
後斷絕往來緣大軍遠至難以停滯却請執定疾速見
示

宋主書

契勘自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歲月已深遂割
燕雲恩義至厚質諸天地共著誓書使聘交馳歡盟無
間止緣姦臣誤國容納叛亡歲幣愆期物貨麓惡遂令

信誓殆成空文隣國興師職由于此重念大聖皇帝從
初講好欲卜萬年事至于今雖悔何及太上皇深自尅
責乃付神器續服之始不遑康寧夙夜以思宜申舊好
果蒙使价遠達信誠結約之辭悉以面諭自今以始傳
之無窮共庇生靈永同金石緬維英鑒必諒茲懷今差
知樞密院事李稅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充計議使副
事目具如別幅想加照察

事目

投拜職官人口盡行發遣大金國人馬抽回議定更不以黃河為界只將地土稅賦所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今來河北河東人馬抽回賞軍銀五百萬兩絹五百萬

匹金五十萬兩

按三朝北盟會編多末十字原本脫去今補入

回宋書

天會四年正月九日與前文字一就發先來李鄴同去

承計議使副知樞密院事李稅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賈到御寶文字深悔前非再求盟好傳之無窮永同金石仰稔至誠實為大利雖有報役之心載惟元從大聖

皇帝結好暨我今聖皇帝旨諭丁寧德義寬大拯救生靈塗炭宜舒舊憤以示新恩當開誠心與修和睦今差元部族節度使伯哩復州管內觀察使高永義諸軍都部署判官司農少卿張愿恭與前次差來人使同去計議其諸事條具如別幅若可依從請皇弟鄆王并太少宰科一員不踰是日來赴軍前權且為質更或不欲施行無煩理會伏候端的鄆王權質候過黃河便議歸還太少宰科一員祇候交撥定疆界亦便放還

事目

並入御
筆誓書

自新結好已後凡國書往復並依伯姪禮體施行今放
黃河更不為界可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有地分
畫立疆至將來撥屬本朝於內城池別有變亂貴朝應
管擒制交送來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今減五百萬貫
除自來已合交送銀絹兩匹外擬只歲輸二百萬貫合
要賞軍物帛并書籍下項 書五監 金五百萬兩
銀五十萬兩 雜色表段一百萬匹 裏絹一百萬匹

馬牛騾各一萬頭匹 駝一千頭

圖書誓文及差康王少宰出質

係正月十二日

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手
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至使歡盟變為兵革遂致大金
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君先及京城事至于今
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李稅尚書工部侍郎鄭望
之等趨詣軍前引過乞和正月十日廼承計議使高永
義等賞到文字大開容允備諒純誠拯救生靈敦結盟

好載惟高誼深感劇悰已戒攸司悉從定約太上皇帝
與大金大聖皇帝今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國書當依契
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黃河更不為界可太原
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至係自大金後
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
當應管擒制交送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是
與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去處臨時兩平允易
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向南并係大金叛亡諸

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并已死亡外應見在並盡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外更歲輸二百萬貫以金銀匹帛并雜物折納決無竈惡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誓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遠冀英懷永同重誓今差通直郎試給事中李鄴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知西上閤門事高世則

充計議使副伏惟照察謹白

事目

皇弟康王少宰科一員前去相見以示信好便請遣回
賞散河北河東路軍物帛并書籍下項 書五監 金
五百萬兩 銀五千萬兩 雜色表段一百萬匹 裏
絹一百萬匹 馬騾牛各一萬頭匹 駝一千頭石即
今盡據城中所有內自宮禁係官司與士民宮觀寺院
等處已行根刷慮或不足須至稍寬期限更于河北州

縣及外路州軍起發送去

回奏宋主

係正月十四日

大金都經畧處置使兩路都統所正月十二日大宋皇帝遣來使副李鄴高世則等降到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于改悔求踐舊好叙定兄弟之義卜于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為感切遽解重圍收聚兵馬鈐束將校更不令驅擄殺戮所承誓旨具載太上皇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遂至大金數路興

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君先及京畿事至于今雖悔何
及太上皇舊與大聖皇帝及今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國
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黃河更不為
界可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至係
自大金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內別有變亂處
所當朝自當應管擒制交送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
招納若是與三府以南州軍牙出入不齊去處臨時
兩平允易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南來并係大

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并已死亡外應見在并盡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外更歲輸二百萬貫以金銀匹帛并雜物折納決無麓惡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移有違此盟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既復舊約欲成長久竊慮歲輸物多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責委酌中理

會今又特減放一百萬貫常年只許納一百萬貫折納并銀二十萬兩綃三十萬匹仍為今歲分撥彊至事忙直候次年正月依舊例交納所有誓書乞早賜差遣國信使副就赴闕下告回誓書當司亦准脩具此申奏次如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變神明殛之俾墜其師今差都管契丹兵馬輔國上將軍耶律度復州管内觀察使隨駕教坊都提點王汭充計議使副伏乞照驗

別上書

正月日大金皇子都經畧處置使幹喇布上書于大宋
皇帝闕下今月十二日差李鄴等賜到誓文暨皇弟康
王并少宰一員至仰體聖慈深增信喜事苟不然其如
社稷生靈何今既轉禍為福重踐舊好惟望貴朝不失
農事早令當司兵馬無稽駐泊益彰至德當司已鈐束
逐處軍兵不令驅擄殺戮所有國書再立誓約乞賜盡
言差遣信使將擎來赴當司待憑發遣赴闕即日一見
康王便如兄弟相次事過即時遣還願勿憂疑更有但

係亡遼契丹奚漢渤海雜類人等無令刼掠傷殘早為
交割今月十一日夜南方天見赤氣直至天曉詳其分
野正臨都邑能盡至誠務敦大信反身修德必底銷禳
緣念義同一家別白奏達謹上

報進誓書及乞約束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都
經畧處置使軍前特承書示備諒勤誠以康王少宰至
彼灼知美意深增信喜兼念本朝不失農事早為罷兵

鈐束既明更不殺戮凡茲來諭益重懽盟所言國書再立誓約見今差遣信使賞詣大金皇帝闕下煩為差人同往歲輸特承放減一百萬貫深荷恩意已于國書具載若非惇示大信欲保萬年何以及此亡遼契丹奚漢渤海雜類人等自當發遣豈敢傷殘天象示戒所宜反身修德以銷去之重蒙來示尤誌不忘近聞大兵已到太原攻圍未下和好之後義同一家願速約攔人兵以全一城生靈之命兼恐河西兵馬乘隙深入亦望早與

約回諒惟英懷必加深察謹白

宋主致謝書及報因便附問

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子都經畧處置使軍前自承大
軍遠臨獲敦舊契永懷恩義寤寐不忘叙好云初無以
將意輒有薄禮具如別幅言念歡盟既定盡出周旋此
恩何窮眷想深甚自此每遇生辰聖節及正旦遣使專
附問訊之儀想當照察雪途寒凜更加珍重白

別幅

真珠碾鏤金雞竿百戲人物腰帶一條黑漆匣全 真
珠蹙圈夾袋子一副上有北珠二十三顆麻調珠全

真珠玉夾口篋靶子全 細色并雜物 緊絲五十匹

金錦五十匹 素絲綾五十匹 紅錦五十匹 鹿

胎一百匹 興國茶塲揀牙小龍團一大角 建州壑

源夸茶二千夸

共二百角
每角十夸

龍腦一百兩 薰香二十

貼 劄毬二十副

每副
五事

論棒二十條右請檢留白

回謝宋主書

大金皇子都經畧處置使幹喇布謹奏謝大宋皇帝今承復降御寶文字為問報每遇生辰聖節及正旦遣使專附問訊之儀并賜到珠玉段匹等物稠重恩德何可勝言又言歡盟既定盡出周旋循省以來頗多惶懼此盖皇帝英明獨斷歡好再成社稷永安生靈賴慶幹喇布依本朝皇帝宣命施行恩從聖造事靡已為永念于茲難當旨意惟願兩朝久懌信義世固和成下順人情上協天意今既事同一家仍慮百姓有妨農務所索牛

一萬頭乞行罷去伏乞照察向融春律加裕宸襟謹謝

宋少主新立誓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姪大宋皇帝桓謹致書於伯大金皇帝闕下昨自太上皇帝遣使越海結約請復幽燕舊地交割之後著定誓書不踰月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歲輸之物愆期正旦使賀允中致傳語二字由此伯大金皇帝遠遣數路重兵入境問罪太上皇帝自省前非傳付神器適有大聖皇帝次子郎君一路兵馬先

到京城之下遂專差知樞密院事李昉尚書工部侍郎
鄭望之趨詣軍前代上皇引過自悔告和乞盟乃承二
郎君遣使賁到文字開諭恩旨如到日深悔前非再乞
歡和即委就使酌中施行今已計議定可中山太原河
間府南一帶所轄縣鎮以北州軍分畫疆至別有地圖
仍比至定了疆界屯兵以前於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
自當應管擒制交送已後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
納若是三府以南犬牙出入不齊去處臨時兩平允易

外據往復國書伯姪施行并應係亡遼官吏僧道教坊
工匠百姓等除元不曾到并已死亡外並行遣還在京
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起發一無停匿為放河北
河東土地每歲輸送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錢一百
萬貫以金銀匹帛并雜物折納無依前龐惡愆期以報
重恩再結歡好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盟天地鑒
察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
合約事件并依前立誓書施行伏惟聖明永同重誓儻

蒙允諾佇候回音今差通直郎試給事中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沈晦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仲通充賫誓書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如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宋少主勅太原守臣詔

勅太原府守臣應中山河間太原府并屬縣鎮及以北州軍已于誓書議定合交割與大金事昨者大金以朝廷招納叛亡有渝信誓因舉大軍直至京畿重以社稷

為念所繫甚大遂割三府以尋歡盟庶銷兵革之憂以
固兩朝之好其犬牙不齊去處并兩平允易合照誓書
施行如有州軍未便聽從仰將此詔書遍行告諭各務
遵稟毋或拒違自取塗炭兩朝封疆接畛義同一家各
寧爾居用保信睦其中山河間太原府并屬縣鎮及以
北州軍見任寄居官職不係本土及從內地差去者不
在交割之限今差朝奉大夫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充神霄玉清萬壽宮副使文安縣開國伯食邑七百

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路允迪賞詔宣諭咨爾
守臣體予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等各比平
安遣書指不多及

按三朝北盟會編載此詔於二月十日而此本列在正月十五日誓書之後疑係先具稿呈金軍而後降下者故彼此紀載不同自應仍舊不必移置

宋少主與左副元帥府報和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宋皇帝致問大金元帥伊拉
齊貝勒軍前項者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情義
至重偶緣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遂致歡盟變為兵

革屬太上皇傳位眇躬方閱旬浹皇子郎君大軍已至
京畿即遣知樞密院事李稅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偁
據情懇復講歡盟皇子郎君惇兩朝和好之重特為開
允許以退師本朝尋遣宰相親王詣軍相見土疆歲幣
並已議定兩路賞軍金幣萬數至多尚慮元帥在遠未
知的實今遣使人同皇子郎君所差親信詣軍前諮白
惟冀早為抽回軍馬免致殘害生靈諒惟英懷必能洞
照春首尚寒更加保愛微物將誠具如別幅今差朝奉

大夫充右文殿修撰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宋彥通武翼大夫成州刺史汝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郝抃充河東軍前報和使副白

別幅

細物五百匹	錦一百匹	鹿胎一百匹	金錦一百匹
匹	緊絲一百匹	青絲綾一百匹	茶五十斤
上	等揀芽小龍團一十斤	小團一十斤	大團三十斤
龍腦一百兩	椽燭三百條	薰香三百貼	右請檢

留白

回謝書

天會四年正月十七日大金皇子都經畧處置使幹喇
布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伏沐聖慈以御書見賜諭
言委曲存問稠重揣分尋涯何以勝此云大軍已到太
原抑恐河西兵馬乘隙深入願速約攔恭奉勅旨非敢
怠慢當司已准備發遣先來計議王介儒色呼美及在
此親信人與御前差到宋彥通等同去融會河西軍兵

請元帥府就便攔約次再立到誓約國書言出至誠可
傳萬世本朝興復焉敢異斯所保歡和必深曩昔據安
置定圍城兵馬今日並勾抽還營應在城側近者十
八日亦令退去于後輜重已差約頓更不許過河信德
真定等路駐下兵嚴行鈐束不得擄掠燕京知院侍中
統押漢軍續次待來近已差人止約去訖伏惟聖鑒照
察謹上

宋主回書

正月十九日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子郎君荐示書詞
備昭情懇春雪寒沍區薄近垌寢興之間諒惟勞止所
諭已準備發遣王介儒色呼美及親信人與宋彥通等
同去融會太原軍前并請元帥府就便約回河西軍兵
勾抽處所圍城兵馬還營應在城側近亦已退去于後
輜重約回不許過河鈴束諸路劄下軍兵不得擄掠及
約止燕京知院侍中所統漢軍載詳恩意備極周旋非
誠貫金石義均一家安能復通信好軫念生靈委曲如

是感悼所集毫楮奚殫誓約國書實盡誠意願保歡好
傳之萬年更荷英仁曲垂惠諭誓心修睦永愜至懷白

別幅

信使王汭至承惠及人參一十秤至于多感有少微物
回答下項 沉香山子五百兩作一匣 花犀酒盃二
十隻作一合 玳瑁酒瓶二隻托裏并蓋全作一合
撥花犀注梳一副二件托裏全作一合右請檢留白

遣計議使副及回謝書

大金皇子都經畧處置使幹喇布謹上書於大宋皇帝
闕下差去人使李士遷等回伏承御書特加恩諭尋繹
研味言悉由衷敦固歡盟益光聖德陛下既全終始質
諸天神幹喇布等永念同盟敢不祇畏近知樞密院事
李稅等至懇以金銀闕數欲將寶貨折充理當循從奈
士卒輩有失元望可否之間寔難于心復蒙示諭謂髮
膚可捐猶且不吝言極意切感惻倍深靜而思之兢惶
交至竊緣大議已定豈可因茲細故不終恩意乃于金

內特減一萬錠准五十萬兩兼為講和已後大軍根取
糧草雖經嚴切鈐束不得非分其間不無侵耗亦合約
量更減銀一十萬錠准五十萬兩表裏十萬段匹上件
所減物色并係合節次交送四停之數仍于現交六停
金色內更許准一萬錠外者乞依所指五日盡數賚送
所索騾馬幸在京取刷肥壯交送如或決難及數當依
馳畜例抵折起運前來外中山河間兩府亦望差遣近
上親信之臣嚴賜勅旨令從隨少宰專行管勾交撥疆

界及就便于河北至真定府其間州軍應有係官金帛
取索充填歇下之數更或難可應迭擬准現奉御寶文
字續次交送近者猥被聖恩賜到內樂百餘人不欲使
去父母之邦尋用放還辱從所請感戴之至無任下情
外據所轄三府見在職官內不係本土之人恐有聖人
知識欲要者椿定姓名垂示即當發遣如不見公據請
不收留內太原一路官員乞便于交割宣內分明開指
亦憑依應施行今差韶陽軍節度使耶律忠少府監充

乾文閣待制太平甫充計議使副奉書奏聞

遣李稅持寶貨折充金銀書

條二十
八日

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子郎君輒有誠意幸加聰察茲者大軍南來再約盟好恩義之厚筆舌難言賞軍之物又蒙臧定深見委曲懽和之意欽佩不已累日下令于民間根刷金銀告論之法不問奴婢親戚隱藏之罪至于籍沒家資專命大臣明諭禍福分遣庶僚廣行歛取再得金二十餘萬兩銀二百餘萬兩通前已報之數金

共五十一萬七千餘兩銀共一千四百三十萬二千餘兩雖未足六停之數而定已竭盡公私之藏金銀地寶生發有時鑛陶沙漬積以銖兩自非中都寶貨所聚太平積累之久亦能有萬數之多也自此朝廷宴設止有丹漆之器而市肆飲酌皆埏埴之資諒惟皇子郎君通明必知此詳盡而不在多辭今者通和大事既荷講成賞軍物色豈敢較計多寡但以力屈財殫無可求索其肯吝惜以取疑貳若蒙仁哲深照此情伏惟大軍旋

施且無留滯又使本朝誓言永無虧失全此二美不亦善乎竊惟皇子郎君之意必謂既已施此惠好亦要寬假圓融以盡終始表段皆新好之物可及四十餘萬馬驟駝數不惟多少類皆病瘦恐或不堪并冀寬明許以續發准折今有府庫累世所藏珠玉犀象寶器等并金銀絲合等物悉令知樞密院事李稅持去儻蒙容留許以准折尤所願幸一聽裁決也其餘細瑣令李稅等面布并少微意亦令就達左右伏幸照察春律尚寒惟冀

加慎白

又書

大宋皇帝致問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盟書既定和議
方深用孚千載之期永保兩朝之好輒因使介以物將
誠今有寶物數件元係椿出送皇子郎君軍前今差李
稅就便持送左右詳具別紙惟冀檢留白

別幅

珍珠束帶一條上有北珠二十五顆 正透飛鳳犀腰

帶一條花藤匣絲合全 金稜真玉注椀一副盃全

玉酒盃一隻金托裏玳瑁合全 細鞍轡一副烏銀間

金鍍作子架坐全 琥珀假竹鞭一條絲梢匣全

宋主為分畫疆界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比嘗具書審達清視
復承翰墨深佩勤情詞意稠密欽味不已心腹相照了
無疑間永同信約歡好益深所示大議已定豈可因茲
細故不終恩惠減定金銀表段數目及許折騾馬之數

比擬曲盡周達事理尤見仁哲之用心也金銀再取于
民間根刷詳盡委無遺漏所得之數不能敷足遂以歷
世寶藏珠玉犀象珍器等物悉數持送本朝所貴不敢
愛重因物顯意可諒此誠專有一書布叙令李稅等持
達更不再述惟幸孚察見論中山河間府差官分畫疆
界今差官兩員付張邦昌下可令分遣勾當三府詔書
圖本更不候分畫先持去令邦昌允迪一依所議定犬
牙不齊處兩平允易施行其真定府以南至黃河州軍

應係官金帛已降劄子付邦昌并逐處照會令盡取交
送先遣去女樂百餘人本示通和一家之意今來放還
自非皇子郎君明英豪邁其誰能此欽嘆欽嘆李稅回
珠玉等物已承留納聊充贐路之儀豈勝感愧犒賞闕
數誠以公私竭盡無可取刷候軍回路通四方計置逐
旋持送尚冀高明有以裁處其詳累具前幅不復多叙
春寒氣候未常惟冀加衛養寢白

大金弔伐錄卷一人地名考證

索多

原書作撒都即金史之散覲並誤今改正

貝勒

原書作孛堇與金史同本卷後又作勃極烈並誤今改正

錫林

原書作思勒即金史之辭列並誤今改正

赫嚕

原書作曷魯與金史同並誤今改正

圖克坦烏濟

原書作徒單烏賈即金史之徒單吳甲並誤今改正

尼楚赫

原書作銀术可與金史同並誤今改正

道喇

原書作鐸刺與金史同並誤今改正

烏凌噶

原書作烏林荅卷四又作烏陵並誤今改正

高信格

原書作高信哥誤今改正

和勒博

原書作回离保與金史同並誤今改正

達賚

原書作撻懶與金史同並誤今改正

多昂摩

原書作闊母與金史同並誤今改正

納蘇

原書作裊思誤今改正

錫庫

原書作習姑誤今改正

固倫尼伊拉齊貝勒

原書作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即金史之國倫移賚勃極烈此骨

盧係國倫之訛
並誤今改正

達貝勒
原書作都孛堇與金史同並誤今改正

色呼美
原書作撒離母誤今改正

阿克占
原書作阿合產誤今改正

默爾赫
原書作鞞鞞即金史之鞞鞞並誤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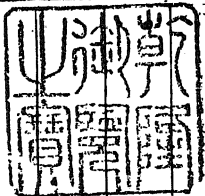
伯哩
原書作寶利誤今改正

幹喇布
原書作幹离不即金史之幹魯補並誤今改正

伊拉齊貝勒
原書作移賚勃極烈與金史同並誤今改正

塔坦

原書作韃韃
誤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大金弔伐錄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芬

編修_臣裴謙覆勘

謄錄監生_臣陳堽

欽定四庫全書

大金吊伐錄卷二

上宋主書

為二月十一日
夜犯軍營事

大金皇子都經畧處置使兩路都統幹剌布等謹上書
于大宋皇帝闕下今月十一日夜四更時有步騎軍沿孟
陽河東南二處向北奪橋詰朝又于大軍營西南劫陣
前來當司量差兵馬隨路禦逐曾未逾時殺傷兵卒洎
所獲器甲鞍馬其數甚多緣當司不識是甚兵馬及從

何來願示其詳李稅王汭所計議事亦望端的垂諭日
近所送元定賞軍物貨其闕甚多幸無依前稽滯今差
檀州刺史張恭禮充計議使謹奉書奏聞

宋主回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大軍遽至京城
方懷憂恐乃承寬仁盡洗宿愆許修新好獲安宗社貽
慶子孫恩義之重實同天地前日觀察王汭來審所持
犀玉等盡蒙留納并金銀等數亦從寬假尤荷恩意自

非敦歡好之重何以及此所諭前書所陳未盡明白謹
依來旨悉從改易并交割三鎮詔書初二日早方欲坐
朝遣來使還一併持去忽報初一日夜有兵馬在城外
作鬧本朝不知事因繼聞輒至大金軍前不勝驚駭尋
遣人根問止約至暮乃知姚平仲率城外諸路軍馬作
過尋令勾捉稱本人未回軍寨亦見令人擒捕候見即
正典刑以戒貪功悞國之士又執政間有素與姚平仲
相善者形迹可疑恐相協助已先行黜責了當且本朝

自度事理其不敢舉兵妄動者有三論彼此強弱之勢則本朝兵力寡薄難以迎敵一也前此敗盟煩大軍遠來逼近京城惴恐失措荷恩德再造豈敢復有負約之理二也宰相親王特遣詣軍中為質又遣執政大臣奉使事體至重豈忍置而不恤有傷君臣之義骨肉之愛三也皇子郎君仗義而來聰明果斷必能察此方城外有亂兵故當日未敢遣使人便還深愧遲滯尚冀深照其他一如誓書所載天實臨之永永萬年罔復有渝今

差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持書布叙并賞所換國書
及三府詔書地圖等前去諒惟洞照白

又書

係同日至

大宋皇帝致書問大金皇子郎君特承書翰銘感實深
所示初一日四更有軍兵輒犯營寨初聞甚駭寢食俱
廢更蒙垂問但切悚惶已令根究蓋是西兵初來貪利
要功統制姚平仲妄作生事見收身不到候捉至明正
典刑李稅王汭所議事一如來意一一當報候王汭看

定文字了當同遣人附達賞軍物亦在書中備細陳聞
和好事重既荷周旋切望終始成之白

再上書

別索犯
夜者

天會四年二月五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喇布
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昨以太上皇誣神瀆盟奉命
致討正月七日大軍直抵都城方謀攻拔特承遣知樞
密院事李稅等具言上皇自省前非傳位播越已代上
皇引過求誠遂依元奉宣命酌中計議復尋舊好明著

誓書有如皎日始者不忍貴朝宗社顛覆生靈塗炭遂
用解圍至于四面園館屋宇都無所毀及放黃河更不
為界元許歲輸七百萬貫仍于見交金帛之數減免頗
多本欲貴朝如此大議結以至誠矧誓墨未乾神聽甚
邇理當祇畏豈可背違何期倏爾發兵竊犯營壘自取
速禍前日之事起自上皇今日之為其咎安在遂使師
徒疑撓別欲施行差去人王洵回狀審皇帝召以面諭
言輒流涕及承所賜書云初聞甚駭寢食俱廢謂以執

政姦臣姚平仲等妄作生事貪功誤國及陳所不敢興
舉者三詞意懇切聞之惻然當司詳認實自向誤國者
不度強弱之勢禍福之理徒以弄兵殘民欲徼一日之
幸重念皇帝即位日淺斷不自喪而宗廟社稷幾為此
輩所隕實可傷惜廼令諸軍特罷攻取仍依已立誓書
一切為定其造意執政奸臣及姚平仲等可日下執送
軍前以塞衆怨從來雖以康王少宰為質決是無所顧
惜輒敢有此侵犯更以皇叔越王駙馬曹都尉同質軍

前并于太宰李邦彥樞密吳敏二人內科發遣一員交
換少宰張邦昌亦候割定疆界同時發遣外據歇下驛
馬金帛疾速交送如或有所不從幸賜端的垂示令差
復州管內觀察使隨駕教坊都提點王汭安州團練使
耶律寧克計議使副謹奉奏聞謹白

宋主遣報謝使副回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蒙遣計議使副王汭
耶律寧同宇文虛中至伏承書翰辭情懇曲深佩忱誠

茲者大軍南來自抵京邑敦講舊好許約盟書宗社載
安生靈寧息是皆不貲之恩懷感何已使節往還既同
絡繹和好之厚誓信彌堅豈意城外軍兵輒敢不遵號
令妄舉甲兵夜犯軍寨以卵投石自取敗亡初聞驚駭
不知所措惟恐貽怒皇子郎君來責敗盟之咎疑似難
明煩辭何益今者廼蒙仁哲深諒此情自非曲示歡和
之意何以能此愧謝之深言不能究且強弱之形多寡
之勢三尺之童可料而知以弱敵強以寡犯衆雖甚愚

者皆知不可況講信修睦今將一月彼此相照大事已成豈忍以目前小利失久遠之計而違其初心哉此理灼然不待辨析又且心膂之臣手足之愛為質軍中寧不愛惜前書具白已蒙垂照且聞軍兵聚集約日攻城嚴令一宣尋即退散既欽約束之明仍荷恩德之厚所諭皇叔越王駙馬曹都尉同質軍中并于太宰李邦彥樞密吳敏二人內科發遣一員交換少宰張邦昌亦候割定疆界同時發遣曹都尉今謹遣行昨者城中軍民

數萬伏闕詆罵宰執殺戮宦官數人兩日之間輔臣罷免甚衆太宰李邦彥已屢乞致仕門下侍郎趙野亦在假不出中書侍郎王孝迪左丞蔡懋皆罷政事樞密李綱除知大名王汭見止有樞密吳敏新除左丞耿南仲新除樞密宇文虛中及李稅四人在列事至于斯惟有誠實若皇子郎君不念孤危之迹不諒哀痛之誠雖罄竭語言無復可望儻蒙矜念許存趙氏社稷保全億萬生靈敢祈大恩存留執政官粗立朝廷稍安衆望即欲

除張邦昌太宰且令前去交割地界或更遣門下侍郎
趙野為質亦取高裁惟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每所奉
侍以姪遣叔情理不遑已遣弟肅王樞前去幸依元約
只至黃河所有康王却望先次遣回以副手足之念姚
平仲逆天誤國誅殛是宜比令四遠根尋已聞隕于鋒
鏑凡為執政事涉可疑雖領行營之權實無結搆之迹
雖自臣下違命要功亦由眇躬有失照察負慙飲涕無
以自明尚冀廓山藪之容俾獲全君臣之義止從貶責

庶免嚴誅况邯鄲軍役失守尚蒙放還在于近臣終祈
矜免所諭騾馬金帛事已納金五十一萬七千三百兩
銀一千四百三十一萬二千六百兩絹一十萬匹表四
十七萬匹竭盡府庫舊積仍歛民間所藏盡數于斯無
可再得只候軍回之後道路稍通取之四方旋充元數
騾已納六百頭馬五百四十七匹之外餘皆尪瘁瘦疲
素不養在城中縱復有馬千餘亦乞留為禁衛事至今
日豈敢不從荷再造則天地同功蒙一譴則社稷立隕

惟有投誠且實盟言幸今日之矜容觀他時之改悔後
或有違誓約不顧大恩天實臨之禍敗不悔今遣簽書
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知東上閣門事王球充報謝計議
使副緬惟英明必加孚煦白

上書

兵回差使
副代辭

天會四年二月八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
統幹喇布等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昨者受命專征
以太上皇渝盟是問靈旗南向直抵京城伏承皇帝嗣

位再請修好遂依元奉詔旨酌中計議著定盟約日復
貴朝姦臣誤國妄起釁端于是當司實懷疑憤廼蒙宸
翰諭以孤危哀痛之誠重遣同氣近姻之質深諒大信
克保有終前日之盟非此為比且自大軍之來資索頗
多上瀆聰明下匱民庶事在不已固非樂為竊惟兵火
一縱收之實難自非皇帝仁明遠略屈已愛民安能使
此禍危翻然為福今茲大計已定而後無以舊事為念
惟祈永惇誠義共庇生靈又承所賜書內謂越王以叔

父之尊平日奉事姚平仲死于鋒鏑李綱止從貶責其餘宰執近間求退罷免者甚衆既聞茲命敢不孚聽及蒙諭城中軍民不遵號令實恐轉生變亂以貽聖憂當司本圖安定貴朝社稷永固和好遂令城下諸軍退保舊寨湏是即日班師伏念陛下即位之初必欲推恩布澤以矜衆志特于元定賞軍物內減金一萬錠銀一十萬錠表一十萬段以充振乏廣施之用外有歇下金帛頭匹更望止于今歲逐月接續交送今方言還非不欲

詣闕展辭少叙悃悞以在軍中不克如願謹遣左金吾
衛大將軍權宣徽北院使韓鼎裔信州管内觀察使耶
律克恭充代辭使副有少禮物具如別幅謹奉書奏辭
以聞謹白

別幅

人參二十秤

宋主回謝書

為放還康王
及減免金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使崇義軍節度副使

高安仁隴州防禦使耶律忠來承惠書翰豈勝愧感之情比者大軍南來復修盟約信義之重情愛為深嘗遣皇弟康王少宰張邦昌詣軍帳前以示誠懇之實萬年之歡永以交孚不期姦臣誤國邀功生事輒出土卒夜犯軍營初聞駭愕實恐有害盟誓且以短書脩叙誠懇伏承皇子郎君契同一家深照惻惻具知臣下之姦非出眇躬之意解疑息怒復固歡和既寬責問三軍之士亦罷攻圍感激之心言何可既承諭本不欲貴朝有戲

迫之危故更不移前約稍有變渝斷以限河為定果能
永悌大信將來別有裁酌味讀再三深稔美意康王留
軍前幾月極荷管顧今蒙還歸甚慰顒顒更承減金萬
銖茲為厚惠益稔眷存姑此叙謝言不究悉

又書

乞寬限送
納賞物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茲者危難之邦既蒙
恩于矜貸纖悉之懇敢避瀆于再三昨者李稅續起金
二十萬兩其金俱係拘刷到民間稜稻

按三朝北盟
會編作稜道釵

釧器物之類旋行折剝鉅銷遂有折耗實起發金一十九萬四千四百兩係欠五千六百兩續起銀二百萬兩為金有欠數却起過銀二百八十四萬二千六百餘兩係大起過八十四萬餘兩至于都數之中更減免外通計所欠之數甚多又有騾馬名件不一茲審大軍將還理當送納屬以城中圍閉道路不通至于掌管之人亦多逃匿若會見備細實數又須數日遲留敢望矜憐許令于軍行之後逐旋算計送納三府地圖本合通作一

本又緣中有真定府路邊疆不齊曾令宇文虛中面懇
英聽今作三圖繪畫其分畫界至自有里堠分明踏行
之時一一可見今者城中疑阻不保朝夕尚冀終惠俾
早安寧至于纖悉曲折有應副未至之事凡百皆望矜
貸此後比至交割疆封金帛騾馬未了之間應有往復
文字當親加點閱達于聞聽伏祈照察白

謝宋主餞禮書

天會四年二月十日大金皇子都經畧處置使兩路都

統幹喇布等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比者已復舊好
行議還師伏蒙聖慈特差開封府少尹就軍中賜幹喇
布等茶果龍腦酒藥并差去使人韓鼎裔等回復承賜
通犀御帶一條以隆餞別之禮仍被旨稠重昭宣大信
仰稔聖意曲周殫底裏按三朝北盟會編作砥礪欽領之餘尤增
感劇當司遂促歸期今月十日已令大軍旋旆所祈陞
下社稷載寧生靈休息今差靜江軍節度使高僧努隴
州防禦使大迎充賀有少禮物具如別幅謹奉書奏謝

以聞

別幅

人參一十秤

宋主遣計議使副書

乞免割三鎮更增歲幣等事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駐軍近境屢致尺書旋旆踰河嘗馳信使春和屆序福履增隆既舊好之復修宜誠言之盡布太原中山高陽三鎮雖限大河不遠京邑其間有遠祖陵域太宗祠宮在于子孫恐不

保守高陽一帶稅賦舊以收在納銀絹數中今復重割疆封非敢有愛惟河外人民不安生業其間親戚境土相隣一有往還動干盟誓所憂小事馴致大愆今欲更增歲輸銀絹以代三鎮租賦兼前來犒軍金銀表段騾馬等除已交過及將府庫珠玉等並已送納向來使人回許盡充折雖行減損餘數尚多候事平取之外郡而累年以來用度窘乏兵革之後又益空虛若取于民必生變亂前日汴城之事憂悸至今況自頃時歲幣麓惡

皆因燕山之後民力彫殘盜賊縱橫公私勞費今若歲輸金帛雜物又復補發犒軍餘數物力不逮恐失前言所有歲輸百萬折為雜物名件瑣細道里阻修每歲困竭民力終不能足已令使人一一回達若許折為綿帛却令沿邊依舊設置權場許通商賈販賣庶得兩便其利久長若必欲補此難足之數則力所不能釁隙常在恐非和好之意望加照察兼昨蒙貽書許以果能永敦大信將來別有裁酌使人傳言亦諭此意今若覆露情

實隱忍不言雖從一時之宜恐有後來之悔況高明英
偉惟義是從想遂慨然寬其迫遽令差中大夫試工部
尚書王雲定國軍承宣使曹瑁充軍前計議使副專書
為懇尚勤保毓益介壽祺白

又乞放肅王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春暄伏候福履具宜
比遣肅王餞送還師期渡大河即令先返今聞行李已
過邢趙夙夜俟望未聞還音又聞肅王踐履跋涉寢食

失時宜近藥餌手足之愛實切于心今差使人躬詣和
門懇尋前約早賜還歸諒守盟言必無留滯今遣王雲
曹曦充奉迎肅王使副專書為懇尚冀保綏白

宋主與左副元帥書

在高平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元帥伊拉齊貝勒逖聞高誼未
覲英標茲再講于歡盟獲永依于隣庇興言載戢未易
叙陳今因分地界官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往軍前親
解玉帶一條真珠雙圈直繫勒帛一副遠將信意并令

皇弟康王亦親解玉帶玉魚一副同致謝緘緬惟孚察
白

回宋主書

謝宋彥通報
和同帶一牒

天會四年三月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
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雖結釁即復尋盟爰遣使以
報成遂致書而為問更多賜遣已劇感藏所有事理別
差官賁牒三省樞密院去訖淑律正融佇膺多福今差
利州管内觀察使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侍

御史上騎都尉蘭陵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蕭仲恭朝
議大夫守太僕少卿驍騎尉天水郡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賜紫金魚袋趙倫充回謝使副謹奉書陳達以聞不
宣

元帥府與宋三省樞密院牒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三省樞密院近簽書樞密院事路
允迪右文殿修撰宋彥通等前來賁到大宋皇帝聖書
方知河北路軍已至京畿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復講

歡盟許以退師者會驗其所和會之事即與當府元奉
宣意不協然以河北軍前別有續奉宣命發自太原前
來攻畧至隆德府不復招諭縱兵攻下曉示宣命別差
官員撫定了當申奏朝廷未降指揮難便倒移歸還尋
具申奏仍留逐官依舊管勾纔候奉到朝命即當移報
次湏至公文牒具如前事湏牒大宋三省樞密院到請
照驗比至當府別有移報以來勿以隆德威勝軍府并
屬縣鎮不係割數一似夜犯河北軍營多方謀害前件

軍府官員別惹生事儻有如此難保忱盟外據路樞密
專來交割太原府界至候軍回到彼從長商議亦請照
驗天會四年三月日

與南宋書

為太原府
不伏交割

三月十七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謹致
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近准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賁書
前來稱河北路軍前講和了當議定割太原中山河間
三府允迪奉差交割太原府界至今月初四日重兵將

回以道路隘窄住滯計會允迪宋彥通滕茂實同當府
差下官員先赴太原交割施行今月十七日師次南關
比有路允迪使臣談某何偉來到軍前稱太原府今來
所降詔書與先奉指揮不同不肯出迎詔書不伏交割
申議合交界至未見了絕難便退師見于太原府并左
右州縣逐有草料屯駐幸無疑惑律正暄和願膺多福
今因人使謹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元帥府再與宋三省樞密院牒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三省樞密院當府會驗自重兵進
攻招下太原府已南軍府縣鎮差下官員管勾撫定之
後准大宋皇帝遣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齎書前次報
與河北路軍前講和議定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已載
誓書却為前件州軍不在來書除申奏外一面回書大
宋報逐處差下官員依舊管勾其事說諭報和使郝刺
史非不委細近日有隆德府路戶曹田子儀工曹何企
常等來到告稱大宋人馬入府拏了知府姚璠通判郝

仲子儀等透身前來又據威勝軍司錄王孝悌稱探知
大宋人馬特來本軍收拏以此走來纔待移文理會次
今年三月二十八日游騎來報巡到團栢鎮南不覺撞
出南軍掇帶衣甲衝突先放弓箭不免迎戰退敗捉得
軍人一名問得稱隆德府官員已經拏下前來到南關
駐劄者須至公文牒勘會太原府雖承國書交割其府
稱有所奉指揮不伏交割兼前件軍府又是官軍所到
攻略下處所並係申奏該在回書未經了絕今來如何

便縱軍兵強拏留下管勾官員及前來屯駐似屬變渝
誓約況當府重兵本為分畫之事不肯了絕久駐此地
所藉草料須因土民泊縱人馬般取其中多有無知之
人拒抗不伏以致軍兵忿爭又知諸處救軍前來不免
遣軍體探致有累各路居民相驚作過凡此等並關引
惹生事及關分畫之事早不了絕致有如此若不移文
理會實慮不見分白事須牒大宋三省樞密院到請照
驗前件州軍並係已具申奏書報見今分畫未見如何

輒縱軍兵收拏留下官員及前來屯駐早具端的公文
回示故牒天會四年四月日

宋主回書

係因使副蕭仲恭趙
倫回并附黃絹書

四月七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重尋盟好
當修往問之儀申遣使華來示交歡之意允懷信義良
用嘆嘉方此清和勉綏福祉白

黃絹間諜結構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左金吾衛上將軍元帥右都監耶律

太師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好澶淵敦信修睦
百有餘年邊境晏然蒼生蒙福義同一家靡有兵革鬪
爭之事通和之久振古所無金人不道稱兵朔方拘縻
天祚翦滅其國在于中國誓和之舊義當興師以拯顛
危而奸臣童貫等違國擅命沮遏信使結納仇讎購以
金繒分據燕土金匱之約藏在廟祧委棄不遵人神恫
怨致金人強暴敢肆陸梁俶擾邊境達于都畿則惟此
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肆朕初即大

位惟懷永圖念列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輟食興嘆
無時暫忘凡前日大臣之誤國構禍者皆已竄誅思欲
興亡繼絕親仁善隣以為兩國無窮之福此志既定未
有以達而使人蕭仲恭趙倫之來能道遼國與燕雲之
遺民不忘耶律氏之德冀假中國詔令擁立者哲衆望
所屬宜乎國人無如金吾都監太師者適諧至意良用
忻懌常聞金吾都監太師前為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
立晉王實為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去國

向使前日之謀行晉王有國則天祚安享榮養耶律氏
不亡然則于天祚不害其為忠而于耶律氏之計則至
忠矣宗室之英天人所相是宜繼有遼國克紹前休以
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于外且有西南招討太師同姓
之助雲中留守尚書願忠佐之一德同心足以共成大
事以中國之勢竭力擁衛何有不成謀事貴斷時不可
失惟太師圖之書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倫面道委曲
天時蒸渥更冀保綏白靖康元年四月日

宋主再乞免割三鎮書

靖康元年六月九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
本朝講隣國之歡累年于此矣歲時之聘金繒之奉所
以結好於無窮者禮未嘗有闕而日加於前謂宜共保
歡盟萬世永賴比因邊方邀功生事遂致傳疑連兵構
禍深入郊甸深惟厲階生自叛將而首開邊釁者乃異
時主兵之臣原其誤國之罪不可勝誅既正典刑以謝
天下矣皇子郎君尋承通好以致退師故常遣使申諭

三鎮及戒所過不得邀遏回兵而三鎮之民以死固拒
且復懷戀堅守不下大朝雖欲令之固不能使之必從
再念邊釁之啟在于往年之奸臣而茲用兵之端不自
本朝之今日兩國之人被堅執銳皆以忠孝各為其主
乃使暴露原野肝膽塗地恐非上天好生之德亦非彼
此愛民之意是以復遣使介請以三鎮租稅納充歲幣
其燕雲舊地則不敢有愛用使南北之民各得其宜上
合天德下當人意永享長久之安利固亦仁明之用心

深惟忻代之師專從統帥想於議租之事或未詳知重
使來師淹留吾地茲用聞命專使詳告本末想惟聰諒
亦所樂聞有少禮物具如別幅白

別幅

真珠蹙結束帶一條

左副元帥回書

七月二十三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謹
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適因專介祇受緘封既蒙示其

忱悰疊承遺以聘幣理宜復辯廼具敝章謹按今年正月十五日誓書分畫太原中山河間一帶比至立了疆界屯兵以來于內別有變亂當朝應管擒制交送者今雖未服向所言出于至誠則縱此不服亦宜自制副於前言以示篤和反云戒所過不得邀遏回兵當府故謂若不蒙戒嚴則想皇姪之師未克易退乎況竊三府以死力抗而云非自本朝之今日失言如此誠意安在燕雲之地係皇姪已言之事何由再舉又來書再念邊釁之

啟在往年之奸臣今復不守約累遣兵衆寇援太原目
下又聞人馬前來徒使愚民遭罹拏戮此實可愍繫自
于誰的非仁明之用心也若長懷此志果為後悔當府
已具細申奏取候指揮次伏惟照察律啟微凉佇應多
福今因閣門宣贊舍人張亢等回謹奉書陳謝以聞謹
白

兩路元帥府差官問罪書

先為遣使人蕭仲恭
趙倫報復割三鎮回

授黃絹書及三省印御寶分
印結構間諜之事至是告發

天會四年八月十四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
元帥皇子右副元帥同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因啟
釁以至連兵曲直所歸彼此自見思得尋盟之計用申
割地之言厥後事固稽留約復渝變況上皇之鑒未遠
抑亡遼之戒在前誠思再造之恩可稔輕忘之意將久
保有成之信盍早畫元議之疆曾自為辭管行制送今
則反假土民之固守更張軍勢以解圍茲事難圖昔言
安在廼者差蕭仲恭趙倫等齎書報復回日輒授間諜

之語陰傳結構之文敢蹈前非又在今日為此申過朝廷奉到宣命據茲釁惡更踰上皇仰就便差官問罪從長相度施行今差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洄充問罪使副前去若深悔前非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鄆王太少宰一員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府即行戒諭並令開門以待撫定苟不能此的示所圖白

書外聞達事件

一昨據當府領兵至高平縣有元差去人使王介儒色
呼美與差來宋彥通郝抃等同報講和備領旨意續
次路允迪至既言交割太原府請先去計會本府官
員開門仍遣郝抃復報依准施行去時尋差附奏竊
以太上皇承先皇帝之恩言不盡意後因棄德結絕
信使事至于今蓋邊臣與執政通連邀功所致具此
奏聞去來

一據前項報和使副比時備言上皇自省前非傳付今

上應有誤國奸臣並以貶竄顯是至誠看詳和事未
審能保願以永敦大信是為長計亦委具此附奏去
來

一遣郝抃回領兵至太原府見依舊堅守尋問路允迪
如何不行交割却稱回到本府文字言交割朝命在
先所奉堅守朝命是後致難開門兼奸細人等處獲
得真定府劉幹蠟書云李綱密奉聖旨委令堅守隨
宜措置當府為數處議同及路允迪告乞申覆朝廷

諭允迪以上皇自省前非已經禪位今次決無再有
渝盟定是奸臣依前邀功所致若欲申稟請就便施
行由此路允迪曾經奏審日後更無來耗此上量摘
軍馬屯駐圍守本軍還赴西京前次太原府都統所
申宋兵數路屢來援府足稔先發釁端事不得已遣
兵迎敵並皆掃滅又於七月遣到張元計議三府續
發大兵節次前來亦戰殺殆盡看詳來意全是穩誤
敵情潛畜毒惡欲解重圍非是誠實與當府預測詐

和先于郝抃處所言並同

一當府竊念昨以上皇禪位蓋撫邊帥臣誤國今即屢發大兵來援太原府亦是奸臣所造深慮蔽蒙前後敗亡諸路軍兵巧誕奏聞不使上知

一貴朝若欲復尋舊好慮以止圖益已或不從本朝所欲決難休和因何舉此若許貴朝謀便終歲連兵又似今日願不聽納奸臣乞以至誠修睦勿虛示甘言包藏異心非惟貴朝利便兩朝各有益國計決千萬

年

一若欲准前休和乞依差去使副所賫書內事意施行
除書事目外攻下太原續有聞達事理

一當府依准所奉聖旨委差楊天吉王汭等充問罪使
副元限行府比到太原府却管回來泊到太原其人
等猶未過界稱早已牒取接伴去訖當府看詳應是
為已密令堅守猶有謀圖復故止人使不早過界緣
太原已是割屬本朝理當存惜却為終不從順於九

月三日因怒縱軍攻取晝時使下闔城大小職官軍民並依軍法施行訖外張孝純并男浹二人為是故違再結歡好為首柄定府人不令依准交割殘損了太原府路生靈無數其罪並在前人父子合要張孝純在南骨肉以此留在軍前唯守候家屬乞賜發遣更慮奸臣奏言張孝純是為國盡節忠臣不可分付儻或聽納終難杜絕渝盟必難休和若是依准發遣今後奸臣無敢再犯須是事出至誠使隣國可以信

重

宋遣和議國信使副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伯大金皇帝闕下昨
因告發知有絹書姦人作偽何所不至若兩國通和貼
然無事則無隙可乘姦人不利緣此構造意在離間頃
者按治已正典刑諒惟聖明特加洞照遣王雲去面道
其詳

王雲呈覆

雲等奉本朝皇帝口宣自今春大兵至城下荷大金皇帝許再結歡盟皇子郎君成此恩惠社稷再安生民休息但本朝大臣有懷奸之人致信義有虧今盡行竄逐專遣使三番陳謝有下項事令雲等告求皇子郎君三鎮有本朝太宗皇帝行宮祖先陵寢在內及諸州民情愚迷顧戀若行討伐百萬生靈性命可憫欲以稅租折為銀絹三十萬代割三鎮通舊來歲幣銀絹五十萬每年共計八十萬又犒賞金銀初承示及大數當時大臣

不契勘的實回報尋以庫藏所有及宗廟器物又搜索民間只得已納之數已荷皇子郎君矜察量減金銀表段及許以珠玉寶器等充折大臣又不曾開具所折之數後來取于外郡亦以自前奸臣用事費耗略盡今罄竭府庫應副犒軍之用恐必不能如數實出窘匱若不披露又恐食言晚夕念慮惟皇子郎君仁明裁恕減免其歸朝官昨已指揮發遣亦緣奸臣奉行稽滯今令所在隨遠近津遣前去自大聖皇帝通好結盟中間本朝

奸臣誤國致煩用兵來城下荷皇子郎君傳大金皇帝
宣命許酌中講和今增歲幣銀絹代割三鎮減免犒軍
物數則恩惠深厚珠玉幣帛不足以昭致謝之意兼比
日皇子郎君曾舉言下項禮數今惟大金皇帝開境數
萬里撫有諸國欲以皇帝車輅衮冕等物為謝及令使
人附宰臣等表奉冊寶增上尊號仍令三鎮之人遇大
金皇帝生辰齋僧十萬人祝延聖壽已上物儀候得皇
子郎君允許增歲幣代割三鎮及減免犒軍物數書即

專遣使賫詣大金皇帝闕下右謹具呈伏望皇子郎君
體諒本朝皇帝遣使三番告求和議免割三鎮等事特
賜垂允大軍早回恕貸真定等處生靈之命乞令雲等
先回奏伏候令旨靖康元年九月日呈覆和議國信副
使武翼大夫馬識遠和議國信使大中大夫試禮部尚
書王雲

宋再遣使乞免割三鎮增歲幣書

靖康元年七月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比因

專使嘗已布書具載悃誠想加通諒但以三鎮之民懷
土顧戀以死堅守雖令不從遂致宿師引日已久重惟
兵馬各為其主困于暴露深可憫傷是用欲以三鎮稅
租納充歲幣既不失通好之議抑亦為長久之圖諒惟
仁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
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聰諒有少禮物具諸別幅秋暑尚
煩更希保護白

按全書俱以年月排次獨此以下往來
四書稍變其例疑因前呈覆內有三番

遣使之辭故別為紀載以便觀
覽自應仍舊不必更為移置

左副元帥回書

天會四年九月十六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
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謹按來書已別遣使大金
皇帝者竊見本朝凡有事繫于聞上者臣子之分不得
輒自施行但不知貴朝體例如何然其赴闕人使具申
奏取候指揮蓋不敢擅為接引外三鎮堅守事粗知子
細今來却稱三鎮之民懷土顧戀以死固守雖令不從
誠意安在若欲以稅充歲幣肯于從初議約交割已立

嚴誓嚴誓纔立今又別議想其用意徒以偽計苟望歸復終不克遂傾斃土民觀其太原誤于前謀堅壁不降盡遭屠戮此之事節猶未理辨况先准已降聖旨遣使問罪去訖所望諸事並依去書意分白垂報仍自今後似此無信事理幸無遣使虛勞往復律正極涼佇膺多福今因太常少卿陳之詳等回專奉書陳謝以聞

宋復遣使告免割三鎮書

靖康元年七月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間常

遣使咸得及疆往布斯誠諒惟深察情義既接和好斯
通初兩軍元帥許割地而盟聞大金皇帝有酌中之語
因知令德信是寶隣既而太原士民嬰城固守雖遣大
臣持詔戀土終深遂致攻圍之師不免暴露于野守臣
求救既以忠孝為言將士請行欲展急難之義雖非元
約乃亦常情事須改圖可令永久願以賦租之入增為
歲幣之常還守舊疆別為信誓盡除疑梗幸不置于胃
中雖有短長冀亦忘于度外如其聞可將見平寧博易

交通不乏四方之貨耕耘自若遂安兩境之民可保千
年定如一日上符天道下順人心竊計高情實同至願
有少禮物具如別幅今差秘書少監李若水

別幅

金箱正透犀帶一條 玉酒器五件 瑠璃器一十五

件 瑪瑙器一十五件 玳瑁器一十五件 珊瑚七

枝內二枝

按此下疑有闕文

沉香五十兩右謹專獻上國相

元帥請檢留白

回南宋書

天會四年十月二十日大金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
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會驗今年正月十五日誓
書三鎮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內若有變亂處所
當朝自當應管擒制交送者今承來書守臣求救既以
忠孝為言將士請行欲展急難之義則上所立嚴誓大
宋皇帝自為渝變而王雲等至皇子右副元帥軍前所
呈事目稱奉本朝皇帝口宣本朝大臣有懷奸之人致

信義有虧由此而言則罪歸于臣下也豈其事中異端
若此之多因未知所言孰是可取又來書云願以稅租
之入增為歲幣之常者且以三鎮之土地人民既割為
我有其所出租稅必竟何歸此雖不敏亦望粗曉况聰
明者乎又王雲事目今罄竭府庫應副搗軍之用恐不
能如數實出窘匱以此詳味特謂敝府唯貪搗軍之用
且官兵之所以舉者蓋行弔伐之義也尚所見如彼是
知貴朝之不知罪已而惑之甚也此中事理早遣人使

入國問罪日月淹久猶不回程幸望高懷從其弊幅微
寒屆候善保多福今因秘書少監李若水等回專奉書
陳謝

宋宣撫判官書

九月十五日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
河東路宣撫判官折彥質謹遣修武郎吳革修武郎李
銳致書大金元帥國相閣下彥質聞和久而不能信則
必戰戰久而不息則必復和自古簡冊所載多矣不特

今也自頃兵連而不解三軍暴骨已歷三時此亦上穹
悔禍兩國結好息民之時也恭惟主上皇帝恭儉愛人
出于天性視民如傷無此疆彼界之異二邊構兵非其
本心凡近日將相大臣弗克欽承與夫謀國不臧為天
下生事者皆已黜之遠方永不復用彥質亦新命來典
兵戎之寄陞辭之日仰承聖旨深念生靈蹈茲塗炭至
勞寤寐惻怛之訓丁寧切至皇天后土實鑒臨之比遣
信使三輩王雲等躬詣大金皇帝闕下遣揚節度使及

燕雲中軍前且道永結歡盟之好計其道里當已有達乎國都者又會闕下遣揚節度使至威勝軍前邊吏以聞此固以契主上皇帝聖心之所憫矣已聞臨遣官僚往迓信使又飭邊吏日俟動息其誠意端慤亦可見矣彥質以不才謬當斯任竊料天地鬼神已有休息生靈之意故兩國皇帝各形至誠惻怛之心棄捐細故永保大和斯民幸會可勝言哉彥質與閣下俱在疆場儻各能體國願戒守兵之官按兵不動勿相侵擾以俟盟誓

之必成和好之永結則北方軍民又免鋒鏑之禍流離之苦其受閣下陰德大賜豈有窮已伏想仁明必能垂聽洞然而不疑也秋氣已涼伏冀善護寢餽以介福履謹奉狀布執事不宣

宋謝過書

靖康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近者李若水去想已伏謁麾下奉書以道其畧遣使以陳其詳諒惟英明特加周察昔在潛邸講學惟勤其

于政事一不與聞忽蒙內禪驟攬萬機適當多事之搶攘未嘗諳練不免大臣之獻納悉以聽從無何奸邪輒生註誤逮言章之交擊方悔悟于前非隨加竄流使瀕於死然亦晚矣追之何及惟國相元帥器度宏遠智略沉雄他邦之人莫不欽重回易荐至情義藹然感撫之私言不能既或聞統聚入至真定嘗遣請和之使往詣闕庭當蒙從欲之仁各安疆場幸收兵而靜謐必俟命于斯頃頃被初恩更祈終惠克符願望豈勝感銘

別幅

本朝和議使鄧紹密回日皇子郎君令館伴蕭實導意
欲得白花蛇除已附一合送皇子郎君外恐國相元帥
亦欲得之以一合附送 酒五十瓶 菓子四合 茶
一合 風藥一合 白花蛇一合右請檢留白

宋宣撫司牒

大宋宣撫使司牒大金國軍前契勘日近准朝旨已與
大金國議和約束諸道不令進兵及于九月中旬大金

國所遣和使赴闕去訖今又據河北路開報稱所有大金國人兵昨曾在真定府等處日近並各未聞抽回詳此兩朝信約固以堅明兼不住承准朝旨惟務約束不得生事日近據汾州平陽府等處申報各有大金國人馬抄略致人戶驚擾不安緣此深恐有害和議須至移牒者牒專差人賁牒前去請詳此速行約束彼處人馬務在戢斂各守信約無致抄略驚擾致有害兩國講和大議謹牒靖康元年十月日牒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

制樞密院都承旨河北河東路宣撫判官折資政殿
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河北河東路宣撫副使劉太尉
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种

都部署司回牒

大金山西兵馬都部署司牒宋宣撫司准來文云云須
議回文契勘近奉元帥府露布左副元帥報今月十五
日占真定府先鋒軍都統申汾州不伏招誘今月八日
攻下當司想其真定必不願歸益以大軍攻下一同汾

州況近日元帥府已遣使往貴國問罪雖知前去至今
尚未回來是致大軍未聞抽回今承來牒既與議和應
是貴國自以渝變前盟為罪添割土地請和交過本朝
遂致開門引納重兵撫馴了當則其餘應合本府占守
州府軍縣鎮寨關隘亦宜逐旋交割接納王師益協所
請議和得息生靈不然則上有傷朝廷合撫人民亦恐
貴國不獲安便自茲愈深事須回牒大宋國宣撫司到
請照驗施行天會四年十月日牒

宋宣撫判官書

此書不答以其僭越
無謂不足與論故也

十月十日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河
北河東路宣撫判官折彥質謹遣修武郎劉寶致書于
大金元帥國相閣下彥質聞古者交兵使在其間此言
小忿不廢大信也今兩國構難逾三時矣而信使載馳
禮聘交修則知王者舉事信義為本非若尋常貪土地
矜殺伐之流可比方也故日者輒以尺牘具言本朝丁
寧懇惻之旨竊意上天悔禍欲令兩朝皇帝捐細故保

太和其旨甚明僕仁人也既乏蘇秦犀首之辯口以更
移從約又無燕丹齊慶之誠心以感動物象徒以區區
之志猥瑣之論側聽逾旬無所發明懷不得已復進狂
瞽夫好生者帝王之大德也體國者人臣之至分也故
上有不忍之仁則下行愛民之政上有不貪之惠則下
盡無求之節況于居輔相弼諧之任當疆場爪牙之寄
不肆欲以窮取惟內恕而及物此固賢達明智挺立古
今之表者固閣下胷中素定而兩地之人所望于閣下

者也僕于平昔竊欽高義幸得備綏靖之職居顧盼之地望旌旗而係心聞金鼓而增氣今信使入朝話言方洽惟須遠圖以答天意幕府所以日夜警勵切戒吏兵帖焉自戢義不當以又使北向而關弓者也今游騎駸駸時獵于近郊細民無辜或困于刼執彷徨乎雞肋之獲而忽眇乎邱山之重竊仰閣下之謀猷義不出此意者偏裨未達兩朝之大計也伏惟閣下以高世之才居特尊之位舒慘歸其嘖笑安危係于靜作號令所留草

木懔然亦何惜隻使一箭之令使兩地生靈得以泰然
歌詠閣下之功德無窮而報施不匱者也僕雖不才願
附羊陸之義惟閣下裁之不宣彥質再拜

宋復遣陳謝請和使書

係楊天吉等
問罪回書

靖康元年十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
子郎君累常遣使相繼奉書今已淹時想必聞鑒意雖
難盡言亦頗周儻為繹思必加乎察大抵人誰無過固
貴自知既克改于前非當徐觀其後蹈在昔東宮之日

但歷覽于羣書逮登寶位之初乃乍臨于庶政姑聽從于宰輔不億度其奸欺難掩臺評尋加憲責靜言既往雖悔何追今者惠書意皆切理但三府乃祖宗之地況本土有陵廟之存當務安寧乃經驚擾興言及此為緒無聊雖殫累百之辭更致再三之懇是仰高明之德易知愛孝之情當愠而和式見包容之量既取而與尤為特達之恩厚有被蒙終期報稱初冬尚寒更希保護大宋陳謝請和使朝信郎試尚書吏部侍郎武功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及之等

別幅

青絲綾五十匹 紅錦五十匹 鹿胎五十匹 合錦

五十匹 藥一合 龍腦二百兩 荔枝一千顆 生

薑五十斤 乳糖獅子一百个 棖子五十對 汾州

蒲桃五十斤 小龍團茶一十斤 夸子正焙茶一十

斤右謹專獻上國相元帥伏惟令慈俯賜容納謹具狀

申聞謹狀

回答書外事件

一諭及上皇自省前非傳付今上應有誤國奸臣並令
貶竄勘會議和文字未有貶竄此亦誠如來諭蓋緣
初膺傳國奸邪未見刑誅之事難以遽加然亦不久
漸逐不令在內今則或竄或誅既已久矣後以不明
繼用吳敏李綱吳敏則為少宰李綱則知樞密皆居
要地親執政柄不知元乃蔡京蔡攸之黨陰相交結
欲報蔡氏之恩希冀復用其所妄作一體蔡氏其所

稱密奉聖旨皆其專輒所為承差信使面出帛書半
印見之悚然豈不慚負此吳敏李綱相協為之初不
加察為所誑誤昨因言章交攻因先遣李綱在外為
宣撫使雖是總兵其實不令在朝然吳敏猶為少宰
中外相應為姦不已自古將臣總兵不從中制故得
自閫以外將軍制之所以李綱在外擅自發兵若論
誤國之罪可擢二人之髮今則吳敏李綱皆已竄逐
遐裔

一見諭願不聽納姦臣至誠修睦此乃善言見誨德意甚美豈勝感服大抵天道昭然咫尺可畏況為人主臨御萬民一言一語何可不思既許講和願觀其後一天下之情遠近皆一睽間則疑生和會則疑釋兩朝構兵初因睽間雖有使人去來書辭往返然言不盡意未免生疑惟在聰明深加孚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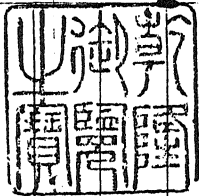
一承差信使人未至本朝聞先遣二人持牒威勝軍界威勝軍小處不敢便申朝廷先申宣撫司是時宣撫

李綱身在懷州見牒有問罪之名知罪在已畏懼朝廷必治其罪于是巧說遷延不以聞達其後威勝軍奏到即便時發遣接伴在河陽等候多日不聞來耗朝廷再三催促方知軍前信使入界古者交兵使在其間若非李綱挾情豈有稽留之理

一發遣張孝純家屬垂情講好盖亦憐無罪之民為首就誅宜可緩也已孤之族使悲號而載路宜慈惠之動懷彼微類何足以除况威聲已著于遠聰明幸察

旨意無他

一亡遼人有未發遣契勘亡遼人在此遠近有之其有
官人皆是額外添差並不令管勾職事無補州縣徒
費祿廩自欲發遣非所占吝向者發遣正在擾攘之
際寇盜縱橫塗路間濫多遭攘奪以被殘害致老幼
失所深可憫憐一等生靈更無彼此只候通和既定
兩境帖然即資給逐人安穩發遣



大金弔伐錄卷二人地名考證

韓喇布

原書作韓離不
誤改見卷一

高僧努

原書作高僧
奴誤今改正

伊拉齊貝勒

原書作移賚勃極
烈誤改見卷一

固倫尼伊拉齊貝勒

原書作骨盧你移賚
勃極烈誤改見卷一

色呼美

原書作撒離母
誤改見卷一

